

●主题:区域性体育发展●

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生成与地域共同体的构建 ——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例

朱玲玲

(扬州大学 长江文化研究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目的** 探究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其对地域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机制。**方法** 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赛事中青年群体的话语传播、情感表达及集体互动行为,归纳青年亚文化的生成规律与作用路径。**结果** 青年亚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生成特点,即话语符号的“戏谑式传播”、情感表达的“对抗性团结”、集体互动的“地方性实践”;且该青年亚文化通过三重路径助力地域共同体构建,一是借助话语符号的生产与传播促进符号共同体构建,二是通过共有身份的认同与强化推动情感共同体形成,三是依托实践空间的丰富与拓展促进行动共同体发展。**结论** 区域性体育赛事是青年亚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场域,其孕育的青年亚文化可通过构建符号、情感、行动共同体,为地域共同体建设提供关键支撑。

关键词: 区域性体育赛事;青年亚文化;地域共同体;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中图分类号: G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6)01-0001-06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6.01.001

Formation of Youth Sub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y in Regional Sports Event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Football City League

ZHU Lingling

(Yangzhou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subculture in regional sports event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Methods** Taking the Jiangsu Urban Football Leagu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ollective interaction behaviors of the youth group in the event to summarize the generation patterns and action paths of youth subculture. **Results** Youth subculture shows distinct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namely, "parodic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symbols, "antagonistic solidarity"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local practice" in collective interaction. Moreover, this youth sub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through three path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mbolic commun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symbols,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an emo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shared ident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tion community by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practical space. **Conclusion** Regional sports events are important field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outh subculture, and the youth subculture they foster can provide key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by building symbolic, emotional, and action communities.

Keywords: regional sports events; youth subculture; regional community; Jiangsu Urban Football League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作为地方特色鲜明的体育赛事,汇聚了来自不同城市的青年球员、球迷与志愿者,他们在赛场内外的互动中,孕育出独特的话语符号、情感模式与实践方式,形成了具有本土印记的青年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既延续了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创造性回应,又

深深植根于江苏各城市的地域传统与社会网络,在戏谑表达中强化地方认同,在对抗竞争中凝聚集体情感,在在地实践中联结社区生活。值得关注的是,此类亚文化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地域共同体的构建形成了深刻的互动,它既是地域身份意识的产物,更是维系和强化共同体联结的重要纽带。

本研究以“苏超”为案例,立足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的理论脉络,系统剖析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的生成特点,深入探究其促进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旨在为理解当代青年的文化实践与地方社会凝聚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为区域性体育赛事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阐释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2025-08-29

作者简介:朱玲玲(1998~),女,江苏扬州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传播、体育传播,E-mail:1070588665@qq.com。

1 文献综述: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

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是社会科学领域历久弥新且相互交织的重要议题。青年亚文化研究揭示了特定青年群体如何通过独特的符号实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区别于主流文化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共同体构建则关注个体如何在共享的情感、价值或空间基础上,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联结。区域性体育赛事,作为融合了身体实践、地方认同与集体狂欢的独特场域,为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地域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富有张力的观察窗口。本文将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发展及其地域维度,以及体育赛事作为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载体的相关研究3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1.1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与体育语境下的新特征

青年亚文化研究肇始于芝加哥学派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学探讨,并在20世纪中后期达到理论高峰。以斯图尔特·霍尔、保罗·威利斯、迪克·赫伯迪格等为代表的学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工人阶级青年对自身阶级处境和主流社会规训的“仪式抵抗”(ritual resistance),他们通过独特的风格如音乐、服饰、俚语等,构建集体认同,表达对主导文化霸权的象征性挑战。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指出,亚文化风格是“被禁止的身份的征兆和表征”,是“一种拒绝的姿态”^[1]。这一经典理论路径强调了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阶级基础。

进入后亚文化理论(post-subcultural studies)时代,学者们对伯明翰学派过于强调阶级和抵抗的单一视角提出了反思。莎拉·桑顿提出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al capital)概念^[2],强调亚文化内部的区隔和品味等级,揭示了其作为身份象征和社会资本的一面。大卫·马格尔顿和鲁珀特·温兹则主张关注亚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流动性与混杂性,认为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在“场景”“部族”等去中心化、临时性的集体中寻求归属感和体验^[3]。本·卡林汉姆等学者则特别关注了体育在青年亚文化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体育场域是青年实践身份认同、构建社群边界和进行文化表达的关键空间^[4]。

在体育语境下,特别是足球文化研究中,青年亚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足球球迷群体尤其是青年球迷,常常通过特定的助威歌曲、服装、徽章、看台文化、球迷组织等符号和行为,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和内群体忠诚。这些实践既包含了抵抗主流商业化和官方规训的元素,如反全球化、反商业化口号,也充满了对地方/俱乐部象征的强烈情感依附和归属感,其“风格”的创造与展演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以足球赛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因其高度的公共性、仪式性、情感投入和地方嵌入性,成为研究当代青年群体认同与共同体构建的理想样本。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大型职业俱乐部或国家队球迷群体,对区域性、非职业或半职业赛事中生成的青年亚文化及其对地域共同体构建的作用,尚缺乏深入探讨。

1.2 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嬗变与地域维度的深化

“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经典二分法以来^[5],便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核心关切。滕尼斯笔下的共同

体强调基于血缘、地缘和精神认同的、充满温情与归属感的有机团结,区别于基于契约和利益算计的现代社会机械联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理论^[6],为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视角,强调共同体成员即使素未谋面,也能通过共享的媒介、符号和叙事,想象彼此的联系与归属。这一概念极大地拓展了共同体的边界和构建机制的理解。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流动性增强以及地方认同的再发现,“地方共同体”(Place-based Community)或“地域共同体”(Territorial Community)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段义孚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雷尔夫的“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理论^[7-8],强调了个体与特定地理空间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和意义赋予过程。曼纽尔·卡斯特则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探讨了“地方共同体”作为抵抗全球化同质化力量、维系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的“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载体重要性^[9]。

当代共同体构建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其“实践性”(Communities of Practice),即共同体不是预设的实体,而是在成员持续的、共享的实践中被不断协商、构建和维持的动态过程。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如共享的激情、情感能量)、符号边界(如区分内/外的标志、仪式)以及日常实践(如例行聚会、共同活动),成为维系其存在与活力的关键要素。将“地域共同体”视为一种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由共享的情感、符号、实践和叙事所构建的“想象的”与“实践的”结合体,这一视角为分析区域性体育赛事如何成为构建此类共同体的平台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有关于地域共同体构建的研究,较少系统性地将青年亚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生成路径和“粘合剂”置于具体区域性体育赛事场域中进行分析。

1.3 体育赛事: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的催化剂

体育,尤其是大型集体性体育项目,因其固有的竞争性、仪式性、情感宣泄功能和集体观看或集体参与的特性,天然具有凝聚人群、构建集体认同的潜力。埃里克·邓宁等学者从仪式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体育赛事如同“世俗宗教仪式”,通过周期性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强化群体归属感^[10]。维克多·特纳的“阈限”(Liminality)概念也常被用来解释体育赛事期间,日常社会规范暂时悬置,参与者进入一种特殊的、充满可能性的“共同体”(Communitas)精神状态^[11]。

在足球领域,大量研究证实了球迷文化对地方认同和共同体感的塑造作用。球迷通过共享的激情、对球队/地方象征的忠诚、特定的仪式实践(如赛前聚会、助威方式)以及共同经历的胜利与失败,构建起强大的情感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感往往超越了赛场,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中。青年群体作为球迷文化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组成部分,其亚文化实践比如创造独特的助威文化、维护看台传统、组织球迷活动,是维系和更新这种共同体感的核心动力。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拓展的空间:第一,研究对象聚焦偏差。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顶级职业联赛(国家队或顶级俱乐部)的球迷文化与共同体构建,对次一级、区域性、以地方城市为代表队的非职业或半职业联赛中发生的文化实践与共同体构建关注不足。这类赛事往往更贴近地方生活,参与者(球员、组织者、观众)与地方社区的连接可能更为直接和紧密。第二,青年亚文化角色的专门探讨。虽然认识到青年在球

迷文化中的活跃性,但较少有研究专门聚焦于区域性赛事中青年群体如何通过创造和展演独特的亚文化风格(如助威方式、符号体系、线上社群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主动参与地域共同体的构建、维系和表达。青年亚文化不仅是共同体感的产物,更应是其重要的生成机制和表征。第三,“实践性共同体”视角的深入应用。如何将“共同体作为实践”的理论视角,具体应用于分析青年群体围绕区域性体育赛事展开的日常互动、仪式创造和意义协商过程,从而揭示地域共同体在实践中的动态构建逻辑,尚需更多案例支撑。

综上所述,青年亚文化与共同体构建理论的发展,为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认同形成和社会联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体育赛事,特别是足球赛事,已被证明是观察两者交织互动的有效场域。然而,针对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群体如何通过独特的亚文化实践主动参与并塑造地域共同体感这一具体问题,现有研究尚存在明显的空白。本研究将借鉴青年亚文化、地域共同体的理论资源,结合体育社会学关于赛事仪式与共同体构建的洞见,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具体案例,力图深入剖析这一动态过程,以期丰富对青年亚文化在地域认同塑造中作用的理解,并为区域性体育赛事在促进地方社会凝聚方面的价值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2 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生成特点

区域性体育赛事,因其贴近地方生活、参与门槛相对较低以及竞争格局具有地域特色等属性,为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相较于全国性顶级赛事或职业俱乐部赛事,此类区域性赛事催生的青年亚文化,通常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本土化、参与性和创新性特征。通过对“苏超”的观察,其青年亚文化的生成特点可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2.1 话语符号的“戏谑式传播”

在以“苏超”为代表的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群体包括球员、核心球迷、志愿者及线上社群活跃成员,倾向于创造性地运用本土化、幽默化乃至带有解构意味的话语符号进行表达与传播,形成了具有一定辨识度的亚文化风格。这种“戏谑式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首先,方言梗与地方标签的再造是重要表现之一。青年参与者较多运用江苏各地方言俚语、地方风物或刻板印象进行“自黑”或“互黑”。例如,将某市球队戏称为“XX(地方特产/地标)守护者”,或创作带有地方特色的助威口号、歌曲,歌词中融入地方历史典故、名人轶事或当代生活元素,比如“十三太保”的网络梗在赛事中被青年群体创造性挪用,用于调侃省内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域内部的认同感和趣味性)。这种再造并非贬损,而是基于地域认同的“内部玩笑”,成为联结群体、彰显地方身份的一种独特密码。

其次,网络新媒介的“二次创作”狂欢也较为突出。青年群体善于利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等新媒体工具,对赛事片段、球员表现、场边花絮进行具有创意的二次剪辑、表情包制作、鬼畜视频创作。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戏谑、调侃色彩,解构赛事官方叙事的严肃性,赋予其草根式的狂欢气质。例如,一位表现出色的业余门将可能因其某个滑稽失误瞬间被制作成在社群中传播的“梗图”,进而成为地方球迷群体的“非

官方英雄”和快乐源泉。

最后,对主流体育话语的解构与戏仿也较为常见。青年亚文化话语常常会模仿、戏仿主流职业足球或大型赛事中常见的宏大叙事、官方话语,并在具体表达中注入更多自嘲、轻松和接地气的元素。例如,将一场关键比赛描述为“为了捍卫嗦碗鸭血粉丝的尊严”,或将球队战术戏称为“玄武门铁桶阵”。这种解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距离感,拉近了赛事与普通青年观众的距离,使赛事文化更具亲和力 and 传播力。同时,这种戏谑式话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信息在青年群体内部的流通,还构建了一套共享的、带有地方烙印的符号体系,成为亚文化群体身份的重要标识之一。

2.2 情感表达的“对抗性团结”

在以“苏超”为代表的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的情感结构呈现出“对抗性团结”特征。这种情感并非指向纯粹的暴力或恶意对抗,而是在竞争框架下,通过设定“对手”来强化内部凝聚力和地方归属感的集体情感模式。一方面,这种“对抗性团结”对内表现为“我们”的共情与荣辱与共。赛事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基于地域的“想象共同体”的情感投射对象,代表自己城市/地区的球队成为青年群体地方身份认同的具象载体。无论胜负,青年球迷群体往往能展现出较强的共情能力。胜利时的集体狂喜与游行庆祝,失利时的相互安慰与“下次再战”的鼓励,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们”这个群体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投入不仅是单纯的竞技欣赏,更多是基于对“家乡代表队”的朴素认同,具有较强的地域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对抗性团结”对外则体现为仪式化竞争中的“友善敌对”。赛事本身具有的城市/地区间竞争框架,为青年群体创造了设定“他者”的机会。在“苏超”这类区域性、半职业化赛事中,这种对抗往往被仪式化和符号化。代表不同城市的球迷群体在看台上会进行有组织的、具有创意和幽默感的“隔空喊话”;制作针对“对手”的善意调侃标语;互称对方为“友城”“邻居”;在赛前赛后组织联谊活动。这种对抗属于“友善敌对”,其核心目的并非制造冲突,而是通过设定一个“共同的对手”(比如另一个参赛城市),来激活和强化本方群体的内部团结、地方自豪感和集体身份认同。这种仪式性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凝聚群体情感能量的催化剂。

另外,对“外部”的同理心,即对商业化与形式主义的潜在疏离也值得关注。虽然未明显表现为直接冲突,但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情感上,往往对过度商业化包装、脱离草根根基的赛事运营模式或纯粹形式主义的官方活动,保持一种潜在的疏离感和批判态度。他们更珍视赛事本身带来的纯粹竞技乐趣、地方归属感以及“同乡”球迷共同经历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倾向使得他们自发组织的、更具草根性和本真性的活动如球迷远征、线下聚会、社区公益联动等,往往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这种基于共同情感体验的“团结”,因其在竞争语境下产生并强化,故可称为“对抗性团结”。

2.3 集体互动的“地方性实践”

“苏超”中的青年亚文化并非仅停留在符号和情感层面,而是融入地方空间和社会网络,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在地化的集体互动实践得以生成和维系,具有一定的地方嵌入性。根植

于城市空间的仪式与聚会是重要形式。青年球迷群体的活动与本地空间联系紧密。主场比赛前的“踩场”活动(如约定在某广场或球迷酒吧集合出发)、赛后在熟悉的地标性烧烤摊或餐馆的集体复盘聚会、为球队远征客场组织的本地集合点等,这些仪式性活动将抽象的赛事情感与具体的城市空间相绑定,使这些空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和情感的场所。地方空间成为青年亚文化实践不可或缺的物理载体和意义发生场。

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的社群网络构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群体构建了较为紧密的、基于城市/地区的线上社群如微信群、QQ群、微博超话等。这些社群不仅是信息共享和情感交流的平台,也是组织线下活动的核心枢纽。线上社群的活跃讨论与线下具体实践形成高效互动,共同构建了一张基于地域的青年亚文化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具有一定的本地属性。

当然,社区嵌入与地方情感联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青年亚文化的实践往往不局限于赛场,还尝试延伸至更广泛的社区生活,体现出地方关怀。例如,球迷组织可能发起为本地社区球队募捐装备的活动、组织球迷参与城市环保活动、在特定节日(如地方传统节日)组织足球主题的社区嘉年华等。这些活动将青年群体对球队、对赛事的热爱,转化为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强化了“我们是这座城市/地区的一部分”的身份认知,也拉近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与更广泛地方共同体成员的距离。这些实践是具体的、在地的行动,是将地域认同转化为实际参与的重要途径。

3 区域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亚文化促进地域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理

区域性体育赛事中的青年亚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而是嵌入地方社会网络且积极参与地域共同体构建的活跃力量。通过对“苏超”的考察可以发现,青年亚文化凭借其独特的符号生产、身份认同机制及实践路径,在符号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这3个维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共同推动具有较强凝聚力、认同感和生命力的地域共同体形成。

3.1 话语符号的生产与传播,促进符号共同体的构建

青年亚文化通过持续生产和传播独特的地方化、趣味化符号,为地域共同体构建了一套具有高度可辨识性、可传播性和可共享性的象征系统^[12]。该系统清晰地界定了“我们是谁”的符号边界,并借助公共展演增强地域身份的可见性,同时编织起维系共同体认同的集体叙事和记忆。这为地域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和符号纽带,使成员能在共享的符号世界中找到归属感。

首先,创造性生产并广泛传播的独特话语符号体系,是地域“符号共同体”构建的核心机制。符号共同体着重强调成员借助共享的象征系统(包括语言、标志、仪式等)形成认知边界与归属感^[13]。具体而言,“苏超”中的青年群体,通过对地方方言俚语如南京话助威口号、苏州评弹式助威歌改编、本土文化元素如将地方美食、地标、历史人物融入助威标语、TIFO图案以及网络化“梗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地方化、趣味化且带有群体排他性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成为群体内部的“文化密码”,只有深度参与或认同该地域文化的成员,才能够完全理解并产生共鸣。一句仅本地人能懂的方言助威歌,或是一个基于地方历史典故创作的球迷横幅,能够在赛

场内外迅速激发强烈的“我们感”,清晰地划定共同体的符号边界^[14]。

其次,在公共空间对这些符号进行展演,创造共享的地方符号密码。比如,印有城市别称或标志的统一助威围巾、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球迷服装、富有创意的城市主题TIFO(如巨型助威横幅/拼图),以及在线上社群中病毒式传播的方言表情包和地方梗图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地域标志的公共能见度与感染力。这种高强度的符号展演,不仅增强了内部成员的认同感,还向更广泛的地方公众传递出强烈的“地方身份”信号,吸引潜在成员对这一符号体系予以关注和认同。

最后,通过符号生产,不断编织并强化关于“我们这座城市/地区”的集体叙事,进一步强化地域标志的公共可见性。这类叙事常常融合地方历史荣耀、当代奋斗精神以及对未来的共同期许。网络社群中对经典比赛瞬间、关键进球、感人场面的反复分享与再诠释,也在持续积累和更新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库。这些由青年群体主导生产和传播的符号与叙事,为地域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意义载体和认知基础,让其成员能够在共享的符号世界中“想象”彼此间的联系^[15]。

3.2 共有身份的认同与强化,促进情感共同体的构建

情感共同体强调成员之间基于共享的激情、情感能量和归属感而建立的深厚情感联结。青年亚文化凭借其强大的情感动员能力和身份认同机制,深度助力地域“情感共同体”的形成^[16]。具体而言,青年亚文化以地方代表队作为情感投射核心,利用赛事竞争框架催化“对抗性团结”的凝聚力,并精心打造“集体欢腾”的巅峰情感体验,持续为地域共同体注入强大的情感能量。这使得共同体成员之间、成员与地方象征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共情、归属感和忠诚度,形成基于强烈情感联结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联结是地域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强化的深层心理基础。

首先,提供强烈的情感投射对象。代表地方出战的“苏超”球队,成为青年群体表达地方认同和归属感最直接且有力的情感投射对象。球队的胜负、球员尤其是本土球员或草根英雄的表现,不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结果,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地方荣誉象征意义。青年球迷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城市/地区)的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强烈的“共情”基础。一场关键胜利引发的全城球迷狂欢,或是一次虽败犹荣的远征后球迷间的相互鼓励与落泪,都是这种深厚情感联结的生动体现。

其次,催化“对抗性团结”的情感能量。如前文所述,赛事框架内城市/地区间的竞争关系,被青年亚文化转化为一种仪式化的“友善敌对”和“对抗性团结”。这种机制能高效催化共同体的情感凝聚。青年群体通过设定共同的“对手”如其他参赛城市,在“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具体可表现为看台上整齐且富有创意的助威对抗,网络上的善意调侃与“护城”行动,极大地激发了内部成员的同理心和互助意愿。这种在“对抗”情境下产生的强烈内聚力,会迅速转化为对“我方”共同体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这种基于“我们VS.他们”的情感动员,是构建情感共同体的高效粘合剂^[17]。

最后,创造“集体欢腾”的情感高峰体验。体育赛事本身具有强大的仪式性和情感宣泄功能。青年亚文化通过组织化、创意化的参与如统一助威动作、大型TIFO展示、赛后游行或聚会,将观赛活动提升为一种具有“集体欢腾”特质的仪式。在比

赛的关键时刻,众多青年个体同步呐喊、跳跃、歌唱,共享着强烈的情感波动如亢奋、紧张、遗憾等。这些高度同步的情感体验,如同“情感充电”,不仅带来强烈的个体愉悦,还在成员间建立起无形且牢固的情感纽带和共享的情感记忆,成为维系共同体情感联结的持久能量来源^[18]。

3.3 实践空间的丰富与拓维,促进行动共同体的构建

青年亚文化并非局限于符号与情感层面,更是通过拓展和深化在地化、组织化的集体实践,推动地域“行动共同体”的形成。行动共同体强调成员通过持续的、共享的实践活动来构建关系、协商意义并实现共同目标^[19]。具体而言,青年亚文化通过深度扎根地方空间、高效融合线上线下的组织协作方式,不断拓展从观赛到参与的实践范畴,为地域共同体成员提供了持续的共同行动平台。实际上,成员们在共同策划、组织、执行围绕赛事和地域认同的各类实践活动,比如制作物料、远征助威、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建立起基于分工协作、互相信任和共享目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行动能力。这种持续的、在地的、有组织的共同实践,是地域共同体从“想象”走向“实践”、从“情感”走向“行动”的关键,塑造了具有生命力和行动力的“行动共同体”。这种“行动共同体”的构建实践主要通过以下3个层面开展。

首先,扎根地方空间的常态化互动。青年亚文化群体围绕赛事开展的活动深度融入地方空间,形成了常态化的实践节点。固定的球迷酒吧成为赛前动员、赛后聚会的“根据地”;特定的广场或公园成为远征集合、节日观赛派对的场所;本地体育用品店、印刷店成为制作助威物料的后勤基地。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的地点,更是承载集体记忆和情感的“地方”。成员在这些空间中反复互动如共同制作TIFO、策划助威方案、组织看台活动,建立起紧密的、基于共同做事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协作经验。

其次,线上线下融合的社群组织与协作。青年群体高效运用线上社群(如微信群、QQ群、论坛)进行信息传递、议题讨论、活动策划与任务分工(如众筹TIFO费用、招募远征志愿者)。线上高效的沟通和组织能力迅速转化为线下具体实践,例如集体乘坐大巴远征客场、在指定地点分发助威物料、按分工执行看台助威方案、组织赛后本地公益活动(如社区足球教学、环保活动)等。这种“线上组织动员—线下共同行动”的闭环,大幅提升了集体行动的效率和规模,使围绕赛事和地域认同的实践得以持续、深入开展。

最后,从观赛到参与的实践拓维。青年亚文化的实践范畴不断突破单纯的观赛,向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和地方事务延伸。例如,球迷组织自治实践:青年群体自发组建并运营球迷协会,制定内部规则,组织活动,管理经费,在此过程中锻炼了组织能力和自治精神。在地方文化传播实践方面,通过助威内容、球迷文创产品,比如融入地方元素的徽章、贴纸、社交媒体内容等,主动传播和演绎地方文化。在社区服务与联动实践方面,组织球迷参与社区足球公益活动、与本地中小学合作推广足球、在地方节日组织足球主题嘉年华等。这些实践将青年群体对球队的热爱和对地方的认同,转化为服务社区、参与地方建设的实际行动,不仅强化了青年自身的地域主人翁意识,也拉近了亚文化群体与更广泛社区居民的距离,使地域共同体在共同行动中得到切实巩固和延展。

4 结语

通过对“苏超”的考察可以发现,区域性体育赛事为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场域,而这种亚文化又以独特的方式深度参与了地域共同体的构建进程。青年群体通过“戏谑式传播”创造的本土化话语符号,构建了共享的文化密码,为地域共同体奠定了认知基础;以“对抗性团结”为特征的情感表达,在竞争与共情中强化了集体归属感,成为情感共同体的粘合剂;而“地方性实践”则将符号与情感转化为具体行动,推动了地域共同体从“想象”走向“实践”。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具有凝聚力、认同感与行动力的地域共同体形态。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青年亚文化在非职业体育语境下的研究维度,揭示了其超越“抵抗性”的建设性价值,也为理解地域共同体的动态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即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活跃的社会力量,能够通过符号生产、情感动员与实践参与,成为地域认同的“催化剂”与社会联结的“黏合剂”。

未来,区域性体育赛事的运营者与地方管理者可进一步关注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尊重其创造性、引导其有序发展,让体育赛事在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更大效能。而对于青年亚文化研究而言,区域性体育赛事这一“微场域”仍有更多细节值得挖掘,例如不同城市亚文化的差异比较、线上社群对地域认同的长期影响等,这些都将为相关理论的深化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 [1] HEBDIDGE D.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M]. London: Methuen, 1979:3.
- [2] THORNTON S.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13.
- [3] MUGGLETON D, WEINZIERL R.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M].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3: 7.
- [4] CARRINGTON B, MCDONALD I. Race, Sport, and British 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 2001:5.
- [5] TÖNNIES F, HARRIS J, HOLLIS M.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7.
- [6]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1983:5.
- [7]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54.
- [8]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76:43.
- [9]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10.
- [10] DUNNING E, SHEARD K. Barbarians, Gentlemen and Play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gby Football[M].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33-35.
- [11] TURNER V W.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9:125-130.
- [12] 孙伟平, 伏志强. 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及其治理[J]. 江海学刊, 2024(4): 157-163.
- [13] 冶进海. 符号化、场景化、数字化叙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下转第58页)

- 23].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9/content_5416190.htm.
- [5] 潘海林,朱文芳.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教育公平研究进展及趋势[J].继续教育研究,2022(1):92-95.
- [6] 邱均平.信息计量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33.
- [7] 赵俊芳,姜帆.《现代大学教育》的文献计量与科学知识图谱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4,5(1):115-123.
- [8] 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3版.北京: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2:86-87.
- [9]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研究,2015(2):242-253.
- [10] 杨建营.武术拳种的历史形成及体系化传承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1):34-41.
- [11] 张银行.儒家思想视域中的中华武德渊源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9):53-63+72.
- [12] 姜霞,黄繁,柏超,等.地方武术进校园探究:以陕西传统红拳进校园为例[J].教学与管理,2018(27):41-44.
- [13] 王国志,张宗豪,张艳.“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偏向与转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7):70-74+87.
- [14] 赵发田,李蕾.机遇与挑战:“健康中国”战略视野下武术发展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36(2):39-44.
- [15] 戴国斌.武术人类学研究:概念、议题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21,35(3):1-10.
- [16] 武勇成,孟瑞杰.武术经济与武术产业高质量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S1):88-90.
- [17] 卢安,姜传银.近代以来武术国际传播学理反思与策略重构[J].体育文化导刊,2017(1):184-189.
- [18] 刘健,丁保玉.武术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价值诠释与实践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12):72-77.
- [19] 漆才杰,龙行年,彭鹏.地域武术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4,41(1):87-98.
- [20] 韩政,王国志,张宗豪.从强制阐释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武术研究的理论窠臼与纾困方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9):1-13.
- [21] 马俊成,林小美.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J].体育学刊,2025,32(1):31-37.
- [22] 彭鹏,尹碧昌,郑锋.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审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12):46-51.
- [23] 丁省伟,储志东.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综述(2011年—2021年)[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9):796-801.

(上接第5页)

- 中的创新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3):149-160.
- [14] 郭佳佳,宿继光,陈融.天塔舞狮运动的文化符号阐释[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1):41-46.
- [15] 张骏,杨建科.空间、共同体与公共性生产[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79-85.
- [16] 刘涛,庞宇瑶.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意象图式及其修辞语言[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2(3):40-53.
- [17] 罗坤瑾,刘艳莎.乡村体育赛事的群体情感动员及空间仪式化生产[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2):101-112.
- [18] 张晓丽.集体的欢腾:观赏体育赛事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生成机制与实证检验[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5,59(5):19-26.
- [19] 郑家鲲,韩宏宇.城市社区体育治理共同体行动机制及实践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4,38(6):1-12.